

维也纳咖啡馆：

# 时光里的氤氲香气

□ 黄海顺

维也纳人对咖啡津津乐道、颇为自豪，甚至将其与音乐、华尔兹并称“三大国粹”

维也纳的空气里，弥漫的不仅有悠扬的音乐旋律，更有一阵阵氤氲的咖啡香气。

维也纳的咖啡文化传统可追溯到300多年以前。1683年，土耳其人围攻维也纳失败，留下堆积如山的辎重，其中就有大批咖啡豆。一名在土耳其生活多年的波兰间谍库尔基斯基，由于在战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被赏赐一大笔金钱和一座房子，还有那批无人问津的咖啡豆。随后，库尔基斯基在维也纳开了第一家咖啡馆，名为“蓝瓶下咖啡馆”。

起初生意不怎么样，热衷甜食的维也纳人喝不惯带咖啡渣的咖啡，因为口味太过浓烈焦苦。于是库尔基斯基把咖啡渣滤掉，在咖啡里加奶加糖加蜜，浓郁香甜的

口味很快大受欢迎。1694年库尔基斯基死后，为了纪念他，维也纳每年10月有一个库尔基斯基节。咖啡馆业主们把他的肖像贴在窗户上，对“祖师爷”表示感激。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维也纳咖啡馆是艺术家、思想家与知识分子的聚集地。他们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当成家中的会客厅和书房，许多著名篇章在这里成就，许多浪漫故事在这里演绎。其中名气最大的莫过于中央咖啡馆，它甚至被称为“世界咖啡首都”。

维也纳中央咖啡馆始建于1876年，至今已经有一百四十多年的历史了，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咖啡馆之一，在维也纳文化领域中占据不可替代的地位。奥地利作家阿尔滕伯格那句流传甚广的“如果我不在家，就是在咖啡

馆；如果不是在咖啡馆，就是在往咖啡馆的路上”，指的正是这里。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作家克劳斯、作曲家马勒、画家克里姆特、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等“思考者”都曾先后在咖啡馆里进进出出。

如今的中央咖啡馆依旧维持着一百多年前的外观。宽广的厅堂、哥特式的高顶、流线型拱墙、大理石廊柱，整个空间奢华优雅。内部装修充满了文艺古典气息，高高的天花板撑起室内柔和的光线，红地毯与绒面座椅尽显高贵。此时，点上一杯维也纳浓奶咖啡，配上茜茜公主最爱的萨赫蛋糕，在舒缓的古典音乐旋律中，仿佛穿越时光回到了一百四十年前的奥匈帝国。

在维也纳，许多像中央咖啡馆这样经历过漫长岁月洗礼的咖啡馆已经被视为维也纳的公共机构，成为这座城市文化与历史的一部分，更是维也纳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更多具有朴素平民风格的咖啡馆散布在整座城市的大街小巷。这些咖啡馆没有过多装饰，只有简单的小圆桌和椅子，昏暗的灯光，浓郁的咖啡香气和诱人的点心。如此这般的咖啡馆简单却不简陋，反而平添一分人间烟火的香气，让人感受到一种市井百姓的情怀。

对真正的维也纳人来说，咖啡馆就是家的延伸，有点像是共用的客厅和书房。从清晨到午夜，维也纳人随时可以走出家门，在咖啡馆点上一杯咖啡，把一本书或一张报纸从头到尾读上几小时；可以与友人闲聊上半天；也可以安静地发会儿呆，让时间从身边流过。服务员不会因为这样的顾客而焦躁。只要点一杯咖啡想待多久就待多久，这是维也纳咖啡馆百年不变的传统。

维也纳咖啡与别处的不同，不是煮出来的、冲出来的，而是“打”出来的。新磨的咖啡粉用高压蒸汽冲兑，牛奶同样用高压“打”进去。这样的咖啡带有厚厚一层泡沫，像刚倒出来的啤酒，这泡沫经久不散。咖啡香味，正如饱含历史气息、人文情怀的维也纳咖啡馆，在时光长河里历久弥香，散发着不可阻挡的青春活力。



上图 维也纳老人在中央咖啡馆翻阅报纸，消磨时光。

左图 维也纳中央咖啡馆里的奥地利诗人彼得·阿尔滕伯格塑像。

黄海顺摄



## 德国：生活得像表盘刻度

□ 刘宇耘

德国人把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切实的计划和扎实的执行中去。他们的规划就如同表盘的刻度，稳定、恒值

在德国，无论是学习还是工作，最先掌握并且熟练运用的一个词就是“Termin”（预约）。上到商务会谈、下到修理水管，只要是面对面的交流，必然要清清楚楚地约一个时间几乎要精确到钟点的“Termin”。

你租房的时候，打电话约上德国房东看房。末了，掏出钱包说一句“这房子我很喜欢，付个定金吧”，这就皆大欢喜了吗？错。这时，德国人会掏出小本子数数上面的名单，然后义正词严地告诉你，周三17点，周四18点半等，都约了其他看房的人……所以两周后才能给你答复！想要去办户口的时候，你以为只要带齐材料上排队就一切OK了，其实不然。你需要上网预约，然后一查，最早的“Termin”都已经排

到下个月底了……

尽管iphone已升级到了7代，德国人预约方式依然保持着固有的模样——记笔记。行色匆匆的商旅人员从黑色滚轮箱中拿出一个黑色笔记本（是真的笔记本），每页行程都细化到钟点（德国的许多笔记本每一页都有时间表）。随笔记本附带的红色页签工工整整地对应着最近的一次预约，让他们能够几乎分秒不差地踏进对方的大门。这种机械化的精准少了些灵动，却也增加了一份安心。

除了预约，笔记本上还写满了计划：当日计划、当月计划、购物计划、旅游计划……计划没什么了不起，全世界都会做。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德国人从娃娃就

开始抓起的执行能力。笔者某次在超市购物时，看到一个只有2岁的孩子颤颤悠悠地拿了两罐酸奶放到购物篮里，而他的爸爸对照了一下手中的记事本后（也许不在妈妈给的清单列表中）轻轻摇了摇头。

德国人把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切实的计划和扎实的执行中去。他们的规划就如同表盘的刻度，稳定、恒值；他们的生活方式，就如同机芯的摆轮游丝，有条不紊地产生着稳定的振动频率，因为原动力的不同展现出不同的摆幅，从而显示一些个体差异。单独看每一个个体，似乎机械无趣，然而整体的高效、精准的配合却呈现出一种严丝合缝的精巧浪漫。

也许德国人不适合被模仿——这实在是一个不怎么浪漫的民族，想象着全世界都这样也是一件吃不消的事情。但是德国人的行事准则值得尊重——这实在是一个有信用的社会氛围，想象着全世界都如此，幸福感会来得像花开一样。



## 多佛尔海峡：白崖依旧

□ 陈丹苗

非同寻常的地理位置，注定小镇过往的不一般。历史烟云让辉煌和荣耀如

浮云般聚聚散散。唯有白崖在日出日落和潮起潮落中，守望着自己

世界各地的游客蜂拥来到多佛尔小镇，不仅仅因为那是一段开启人类认识白垩纪地层的崖岸，还在于白崖特殊的文化标志。在英国不少歌曲、电影和文学作品中，白崖被赋予强烈的民族意识，被传递了一代又一代。

连绵起伏的白色悬崖组成多佛尔的海岸线。远古时代大不列颠岛的名字“阿尔比恩”，拉丁语是“白色国度”，就来源于这一段洁白的崖岸。这些崖岸由白垩纪岩石构成，人类对白垩纪地层的认识也从这里开始。当天，我们从山脚下沿着海岸线向上走，乌云慢慢褪去，天色渐渐明朗起来。我们看见海峡对面，也是一片陡峭的白色悬崖，如刀削般的整齐划一。那是因为上亿年的造山运动和山体变化，以及长年海浪拍击冲刷而成。

犹如埃及金字塔那样年迈的白崖，伫立海岸边上，伟岸而庄重。岸边上大片青草萋萋，夹带着黄色和紫色不知名的小花随风摇曳。它们与深沉的白崖一道，经年累月地守望着英吉利海峡的波涛变幻。

让人激动无比的并不仅仅是那段惊世白崖，而是眼前那一条英吉利海峡。这绝对是一条足以让人生出敬意和无限想象的海峡。在这之前，我们曾经无数次地在各种各样的电影和小说里面看到过它，想象着它的模样和呼啸时的张狂。如今，竟然离它如此之近，而它呈现给我的又是那样的温和，那样的波澜不惊。

处在英吉利海峡中间的便是多佛尔海峡，它连接英法两国，最狭窄的地方仅34公里。依恋着多佛尔海峡的多佛尔港口，周日时分虽然不像往常那般紧张和繁忙，却仍旧停满了无数大型集装箱和一排排等候装运的货物。朋友告诉我们，这是英国最繁忙的港口。英国的多佛尔港口与对岸法国的加来港，每年来往两地之间的旅客超过1800万人次。

那一条海底隧道由英法两国共同开凿，自1994年通车后，每10分钟就有一趟高速火车往返。乘车只需

要35分钟便可穿越英法两国的海峡了。英语中有一句成语：“when Dover and Calais meet”，译成中文就是“当多佛尔和加来相遇时”，表示世间绝不可能发生的事。如今，一条横贯海峡的地下隧道，将两地连接起来，最不可能发生的事就这样发生了！现在有不少英国人都喜欢从这里过境到法国，因为这是“最快捷的关口”。

多佛尔小镇有着非同寻常的地理位置，注定了它的过往和历史一定不一般。我们眺望古老的城堡，它挺立在该小镇最高的山冈上。远远看过去，呈矩形状的城堡由一圈不高的城墙围住，对角线上还有一座小小的瞭望城堡，中间才是主城堡，看上去依然牢固安稳。城堡地势险峻，三面为平缓的山冈，只有东南面向海峡，正好扼守崖底一片巨大的海滩。山顶面积不大，却层层叠叠修筑了三个时代的古城堡，其地理位置之重要可见一斑。故此，古城堡被称为“打开英格兰的钥匙”，两千多年来一直忠实守卫着多佛尔海湾和小镇。它历经了古罗马军团、

北欧海盗、诺曼人入侵，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举世赞誉的“敦刻尔克大撤退”等重大战役，最后迎来了太平日子。直到1984年，多佛尔城堡才停止军事用途。城堡用自己的忠贞，无可争议地赢来了不列颠“最古老、最重要城堡”的美誉。

午后，海风温和，它如耳语般地告诉我们，无论是白垩岩崖还是英吉利海峡，无论是小镇多佛尔还是古老城堡，昔日的辉煌和荣耀都如浮云般聚聚散散。唯有海峡和白崖依旧，小城和古堡依旧。它们在每一个日出日落和潮起潮落中，守望着一方属于自己的天地。

下图 白色悬崖组成了多佛尔的海岸线。陈丹苗摄



## 非洲谈诗

□ 郭凯

诗，是人们面对自然发出的感叹。非洲是一片丰富、神奇而美好的土地，也充满诗意。非洲的诗表达出别致的韵味

非洲是一片丰富、神奇和美好的土地，也是个充满诗和远方的地方。索马里虽然地处非洲之角，环境严酷荒芜，但历史上那里的人们非常热爱骆驼和诗歌，以此为终身乐趣。

这个国家诗人辈出。这里的人们有着精湛的听力，和谐悦耳的韵律能够让他们心旷神怡，相反，粗制滥造、平淡乏味的词句会让他们勃然大怒……在这个国家，每一位部族首领都一定会有一首颂词为他的族人所传唱，而且，也都会养一位诗人门客，以此赞颂通俗文学……

诗人门客，在非洲被称为“戈里奥”，也就是传说中的“游吟诗人”。在没有现代传媒和通信工具，甚至没有文字的漫长时代，他们就是时代的忠实记录者。靠着口口相传，他们行走在部落之间，传送和记录着君王和勇士的功绩、社会的大小新闻、远方的种种奇闻逸事。和《格萨尔王》《荷马史诗》等类似，他们传唱的往往是一种便于记忆的叙事长诗。其特点是内容包罗万象、韵律朗朗上口、百姓喜闻乐见。

这个职业在现在的非洲还能见到，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笔者曾多次在塞内加尔的大型活动中见到这些“游吟诗人后裔”的身影。活动开始前，他们会像说唱歌手一样，连续不断地伴随着音乐慷慨陈词一个小时，或称赞总统的丰功伟绩，或讲述当地见闻，或表达百姓希望。听当地朋友说，“戈里奥”的社会地位是很崇高的，虽然现在非洲也步入了现代传媒和通讯时代，但是这门古老的技艺，还是保留了下来。

除了这些行走在民间的“游吟诗人”，非洲也诞生了许多蜚声世界文坛的文豪。比如塞内加尔的开国总统桑戈尔，就有《阴影之歌》《黑色的祭品》《埃塞俄比亚诗集》等多部作品传世。他的诗富有非洲传统气息，淳朴自然，歌颂着非洲大地的淳朴与生命力。作为法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高等教师，他的作品一直以来被非洲和世界人民喜爱。尼日利亚作家索因卡、北非阿尔及利亚诗人马默里、突尼斯诗人沙比·莱索托诗人莫福洛、南非诗人沙卡等等，这些非洲诗人都是用诗歌，向世界和人类传递着非洲的声音。

## 冬宫品画

□ 梁剑箫

艺术的“悟”和“活”，是艺术家的“随意”和“浪漫”。油画里处处可见这“悟”与“活”，这“随意”和“浪漫”

俄罗斯艺术，是多面体，有集大成之美。而绘画，最让我神魂沉醉。俄罗斯美术，主打是油画。那年，我在圣彼得堡生活了两个月，参观了好几个博物馆，目睹稀世真迹，至今回忆起来，还觉眼前五色缤纷，形象意境无穷。阅读文学名著培养气质，欣赏世界名画则能净化灵魂。

圣彼得堡的名画，最富的珍藏有两处：冬宫和俄罗斯博物馆。俄博专藏俄国画家的作品，浓郁的本土化；冬宫广收世界各国艺术品，磅礴的全球化。

冬宫非同凡响，世界各地的名画分馆陈列，一道道长廊，一间间展厅，意大利的温柔，法兰西的浪漫，毕加索的离奇，马蒂斯的狂野，风景人物，古典现代，灵气洋溢，艺韵悠扬。我不由得想，即使一个完全缺少艺术细胞的人，如果来这里泡上半年，也一定会脱胎换骨，满身画意。我来冬宫不止一次，总能看到当代画家在名画前临摹。有一个满脸胡子的中年人，临摹一幅葵花，他那聚精会神的情态，临摹技艺的惟妙惟肖，让我久久难忘。

最震撼我的，是达·芬奇的《圣母像》。来圣彼得堡以前，达·芬奇对我是一个教科书里的偶像，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异类：绘画、音乐、自然科学的多面手。他不是凡人，就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神话，我从没幻想过能目睹他老人家的真迹。

《圣母像》被精心地置于一个金碧辉煌的画框里，与大厅里其他名作相比，甚至尊地位一目了然。画中的圣母是个小女孩，面容十分单纯，怀抱中的圣婴像她的弟弟。据说这幅圣母像的特点，就是圣母的乡村少女模样。最耐人寻味的，是圣母那一双眼睛。参观的人都凑到跟前仔细端详，她的瞳孔深处蕴含一种神秘温柔的情愫，无论从哪个角度欣赏，她的眼光都脉脉地好像只对着你。达·芬奇的另一幅画也是基督教题材，虽然不如第一幅受人追捧，但也放在精致的画框里，是冬宫的“镇馆之宝”。

艺术就是真性情。我们爱艺术，因为我们爱真性情。我喜欢艺术的“悟”和“活”，艺术家的“随意”和“浪漫”。圣彼得堡的油画里，处处可见这“悟”与“活”，这“随意”和“浪漫”。